

吾土吾情

与景凯旋先生有过几面之缘，算是熟悉。景先生年逾六旬，谦和，人也宽厚。他是古代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著有《唐代文学论考》《在经验与超验之间》等。2021年11月，景先生的专著《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出版，我从网上订购了一本翻阅，他说：“诗歌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自我意识总是要成熟；又像是社会的演进，思维模式会越来越理性。”我深以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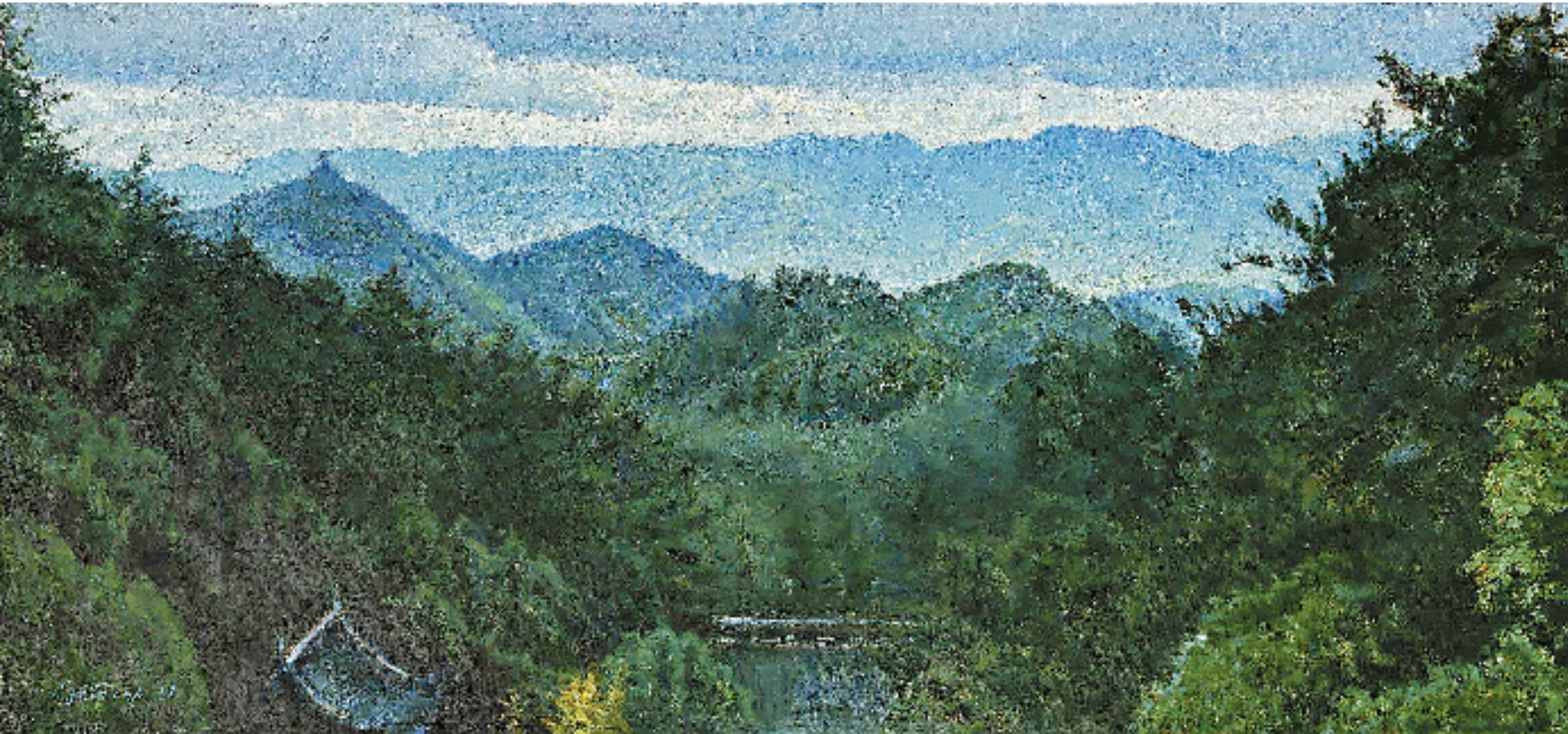
一个傍晚，周渔隐和我去雁荡山动车站接景先生。他从南京来，中途转车，长途劳顿，看上去略显疲惫。

事先在白溪街买了菜，夜宿雁荡山，烧了几个简单的菜，不算丰盛，只是略尽地主之谊。景先生博闻且健谈。更多的时候，是景先生和周渔隐在对话，我权当旁听者，我喜欢这样的夜饮。景先生不失天真，戏称自己在温州四处流浪，还好，有这么朋友可以“投靠”。

第二天，我们约好去天台山看石梁飞瀑。近年来，天台当地在大力推广“唐诗之路”，开发旅游资源。景先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唐宋文学，这次天台山之旅，想来是值得的。天台山的石梁、国清寺我曾去过多次，也应邀参加过台州作家唐诗之路采风活动，与当地土生土长的作家、学者相比，只是走马观花而已。

在国清寺景区门口的街上吃完午饭，随后我们进入景区。天台山并不高，但山势绵延，古木参天。夏日的浓荫遮蔽了天光，溪流显得绵长而清幽，使人的心境也变得潮润。进入国清寺的山门，恍若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通往佛殿，通往未知的丛

艺境



布面油画《玉泉寺》(局部) 司徒立 作

画面上的喊声

陈士彬

心香一瓣

从文泰(文成至泰顺)高速下站，很快到了小筱镇徐岙底古村落。虽然古村名“徐岙底”，可村中的居民却不姓徐，而姓吴居多。山重山，出走艰难，山里氏族基本不变，代代相传，故有山的纯朴与热情。记载，宋宣和年间，方腊作乱，徐震率兵抵抗，不幸牺牲。殡葬时路过徐岙底玉溪前面的溪流，天降甘露，连年丰收。故徐岙底村的名字隐藏一颗怀念的心。

正值初春时候，梅花与个别的桃花混合绽放，激发了人们受一个冬天的困扰与三年疫情约束的心情去旅行。

村口，一棵梓树，树干带着皴裂而弯曲有致的姿势，向天穹逸出枝茂叶盛的风韵，似如一面旗帜。梓树的“梓”与举人的“举”同音。古人栽种树，都是抱着吉祥如意的念头，埋下灿烂的希望。

站在这里向西仰视，全是黑压压的瓦背，隐约的黄色土墙，屋脊的翘角个个争先恐后的样子，向外面东张西望。

举人府，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恩科，23岁的吴永枫武举乡试中举，为全省武举人第37名。在穷乡僻壤的山区里出举人，在当时是轰动乡邻的大新闻。吴永枫是候选的卫千总，这一候就到了退休。后来，他就把原来的老房拆建，规划起造举人府，立了旗杆石，摆上一块120斤重的大刀，这把刀有点像关公的青龙偃月刀，仅供摆设，邀

林。入了山门，我用相机为景先生和周渔隐在“国清寺”三个大字前留了影，随后独自去大殿前烧香。

国清寺是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当年智者大师开山草创，并发宏愿建造国清寺，说“寺若成，国即清”，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在他圆寂后的第二年，晋王杨广就派人督造建寺，三年后寺成。寺成的这一年，智者大师的弟子章安大师在寺内的一角栽下一棵梅树，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依然开花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个因缘。

他们已先行，我则独自在寺内流连。我所看到的景象，其实与往日并无二致，但此刻的心绪又回到从前。当年，我曾多次随家人来过寺院，也曾陪四川拉则寺的柔秋仁波切来过，和一群作家朋友来过。众生礼佛，皆出自内心的善意和虔诚。母亲烧香拜佛只求家人平安喜乐。柔秋师傅在智者大师像前，是用额头顶着香案，默念真经。藏语的诵经声是有魔力的，他的声调时缓时急，如歌如颂。瞬间，我被这庄严的法相和经声所震撼，内心复归平静，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此刻，离佛如此地近，接近于忘我，任何的世间俗念都离我远去。

在大殿一侧的回廊，我和景先生参观了三圣殿，此处供奉的是丰干、寒山、拾得三位圣者。在唐代，寒山、拾得便是有名的诗僧。当年，在国清寺出家的丰干禅师在去赤城山的道上捡了个孤儿，取名拾得，长大后他在斋堂做事。有一天，拾得擅自登上殿堂，与佛像对坐而食，呵呵大笑，犯了清规，被罚在厨房打杂。寒山幽居寒岩，行为怪异，诗句总能信手拈来。他常来国清寺与拾得交往，吟诗作对。在清代，寒山和拾得被称为“和合二仙”。寒山手持荷花意为“和”，拾得手持圆盒意为“合”，和合二字，喻示着男女相爱，和谐美好。景先生对此很感兴趣，要我到时候把

照片发给他，他就不拍了。

穿过一段幽暗的长廊，有个天井，高处是妙法堂，正进行一场孟兰盆法会。景先生在廊下远远驻足，侧耳聆听法师讲经。此刻，一朵云从天际飘过，我把景先生想象成古画中的文人，高妙的景先生坐在云朵之上宣讲，一定有着神仙般的姿态。

在罗汉殿后有一方庭院，生长着许多植物。荷花已经凋落，墨绿的荷叶亭亭，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之下。景先生与周渔隐聊起了诗，他说万物皆有佛性，佛教说生命是平等的，诗人总要有万物有灵的想法。西方有些诗人对老子、庄子等人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新鲜。卡夫卡读过庄子，也读过袁枚的诗。写作是为自己而写，为读者而写就是媚俗的。他们在漫谈，我边听边拍荷花。一名僧人在庭院里洒扫，发出的沙沙声如呓语。廊下的过堂风吹过，蝉声细雨般飘落。

在来天台山的路上，我约了闲云、孙明辉两位当地的作家，说是陪景先生一起去国清寺，闲云兄说知道景先生的大名，读过他的书。果然，闲云兄赶到了。闲云是天台中学的老师，比景先生年纪略小，对天台山的文化颇有研究。闲暇时，他集结出版过《摩崖无语——天台摩崖石刻散记》等文化散文，最近在写天台古村落。人是有气息的，一如他的笔名，如闲云野鹤，我对他仅一面之缘，却颇有好感。闲云兄很热情，说时间不早了，去石梁有点远，不如就近去真觉讲寺和高明寺，客随主便，有闲云兄这位地主陪同倒也省心。

我们去罗汉堂转了转，又去了放生池园，这里的一亭一碑都有出处。清心亭前的石碑刻有“鱼乐国”三个大字，据说是明代董其昌手迹。也许是因为日子特殊，这里也正在做一场法事。在放生池前，有个供奉的香案，女居士们鱼贯着念念有词，这样的仪式感增添了几许庄严。我们沿着池边的小径

漫步，在乾隆御碑前听闲云介绍由来，历经风雨的漫漶，石碑透着时光的斑驳。我们仰头辨认着石碑上模糊的字迹，指间触摸着两侧石雕上精美的图案，听着落叶一声声悠长的叹息。

山道盘旋，若是在古代，去真觉讲寺的道路一定艰难曲折。在林荫间我们拾级而上，抵达佛陇岗。据说当年，智者大师居金陵瓦官寺梦见了一处幽静的所在。在这一年秋日，他来到了天台山，走在通往金地岭的山道上，山风习习，他意识到这里的景色与梦境别无二致。于是，在佛陇岗上，智者大师修筑了草庵，十年之后结出了佛教天台宗这枚佛果。我们走在佛陇岗的青石和荒草间，走在竹林掩映的小径上，朝着真觉讲寺缓慢前行。

因地处偏远山岭，这里有别于其他寺院，除了香客和居士，一般很少有游客到访。沿着石墙通往山门，竹影摇曳，鸟鸣啁啾，十分清幽。我喜欢这样古旧的院落，光影投射在黄色的山墙上，落在桂花树旁，落在水缸里，落在荷叶上，晃动着，那样明快与寂然。我们在智者塔院瞻仰、参拜、观摩着天台宗历代大师的画像，这一方圣殿其实就是人内心的净土。闲云兄闲暇时常来，跟这里的僧人和居士相熟，因此便显得随意。我们在厢房内闲坐着，静品着一位年轻女居士沏的天台茶，云雾和甘泉滋养着这里的草木，也滋养着我们的身心。

在尘世间，人的心灵是自由的，也需要安顿，在山水间，与气息相投的人在一起，会产生亲近感。比如在高明寺，闲云领我们去幽溪边闲走，去访圆通洞，去观摩崖石刻。这里风景秀绝，空谷里弥漫着幽兰的气息。景先生博闻强记，饱读诗书。闲云兄为人散淡，闲语不多，却对这里的风物了如指掌。人的知识和涵养如同这条静静流淌的幽溪，溪间杂花生树，涌动的溪流潺潺不息。

踏歌行

又见红梅

王贺文

我和红梅的心是相通的，我不仅欣赏她的容颜
更欣赏她的无畏、淳朴与奉献
在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之中

作为退役多年的老兵，我经常在梦里看见红梅
我的梦里，有2003年淮河遭百年一遇的洪涝
那位已经办理了转业手续的武装部长，却依旧守住大堤整整二十五昼夜
巡堤、固堤、堵漏，上级派人替换他，他坚持不下“火线”
为什么我那天看见他脸上和腿脚上
密密麻麻的被蚊虫叮咬的疙瘩
就是正在绽放的朵朵梅花吗
那稍显疲劳又挺拔的腰板，不就是红梅傲骨吗

今天我站在自家庭院的红梅前
想到一个又一个战友
想到无数冰雪风暴和狂风巨浪在他们周围呼啸
我的目光，一下子潮湿了
像微微抖动的花瓣

我的傲霜斗雪的战友
如今，你们还坚守在何处枝头？
我还能在天南地北一个个拥抱你们吗
还仅仅，只在我的梦里？

我知道，只要有你们在
我的国家，就有芬芳万里的红梅品格
一树红梅，就是一杆
不倒的军旗！

读者来信

乡贤的分量

张浦建

曾经多少次有人问我，你老家是哪儿？我说是浦江黄源村。但人们依然不知。我就说在刘竺村边上，哦，有点知道了。其实，这样介绍自己的老家似乎有点尴尬，有点牵强，无奈中还透着一份遗憾。

后来，县里开始了并村，附近几个村合并为龙溪行政村，我也为这高大上的村名窃喜。但说起龙溪，不知道的人更多了。龙溪村委会所在地刘竺村，就处在两条山谷交汇处。刘竺村距离我老家一华里。小时候上学，这里是每天的必经之地，那条穿村而过的石子路曾留下我无数的履痕。但千万次经过，却从无停顿。刘竺村就像我心仪的姑娘，望而却怯之。哪怕这里有很多亲戚朋友同学。真是应了那句近乡情更怯的老话了。

直到今年立春前一天，我应邀参加了岩头镇龙溪村的乡贤会，才堂而皇之地走进刘竺，就像一个离乡的游子，欣赏漫漫春雾中那犹如蒙上面纱的村庄，带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别样感觉。

那天，我是提前半小时到刘竺的。龙溪村党支部书记陈战民带我走进了村党风廉政基地、乡村图书室。为了文化宣传和村民娱乐的需要，村里还建设了戏台和文化礼堂，他说，这几年，村里经常在文化礼堂开展春泥计划，举行村晚等文艺晚会，去年，龙溪村还被评为金华市清廉文化教育基地。

欣喜和赞美在陈书记的介绍中油然而升起。

下午2时，乡贤会准时开始，参加的有来自刘竺村、黄源村、大岭村、华溪村的企业家、担任过领导干部的人员，以及一些热心本村公益的人士。陈书记首先对村里党建和经济发展作了汇报。村党支部以带领村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龙溪村因地制宜发展黄桃等水果业，去年仅黄桃产量就达到3.5万余斤，产值18.8万余元。同时，在山谷源头养殖龙虾等水产业，全年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0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从并村时的负数，到现在的盈余，并成功获评全县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

教育是农民最大希望，也是山区村民走出大山的最好方式。大岭村是龙溪行政村下辖村之一，该村地处大岭古道山脚，故村以山岭而名，全村依山而建，黄大线公路依溪而过，村庄环溪而立。就是这样一个小村庄，却有着一组非凡的数字。村里仅200余人口，却有21名之多的学子毕业于全县重点高中浦江中学，占人口比例的10%之多。村里还有个博士之家，一家5人博士。还有一村“三麻省”，就是全村现有3名大岭村的子女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这在全国乡村亦可称为奇迹。

在现场，有位张姓企业家还自豪地说，在我们大岭村殿口，有栋古建筑廿四间头，门楣有个横批称“维新第”。你们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一时，全场哑言。在一个小山村题写这样的横批，究竟有何意境？会后，我特意前往大岭村殿口采访，村民们告诉我，相传以前这里的廿四间头主人杜姓人家是做生意的财主，他对戊戌变法多有资助。于是，在杜姓财主建造廿四间头时，戊戌变法参与者在所建门楣上赠赐题词“维新第”，以示褒扬。

水仓，就是储水的仓库。水仓文化的研究者——浦江县民协大禹文化专委会主任鲍黎明，也参加了这次乡贤会。他说，水仓是浦江独特的水利风景，把埋在溪下的水仓打开，是为了保护水文化遗产，让后人知道先人是如何把水源进行有效利用的。据悉，目前，浦江较完整的水仓有100余处。其中，位于浦江县岩头镇刘竺村的水仓有20处，数量居全县第一。水仓，其实在我们黄源自然村也有两 three处，村里有处地名就叫“水仓来”。小时候，有一年大旱，溪流干涸，村民们为了灌溉农田，打开这处叫“水仓来”的水仓。大人小孩们还在水仓里洗澡。有一天，我在洗澡时走进了水仓，水仓里的水只有半人高，看到水仓里四面砌有石砌，中间立着木柱，上面盖着连排的松木，而松木上面就是溪流沙石。真是，不进不知道，走进乾坤大。2020年底，浦江县河湖管理中心对刘竺村水仓进行了保护性挖掘。经美国贝塔分析实验室检测，深堰水仓所采样品年代应该是在1770年至1830年间，即乾隆三十五年至道光十年间。刘竺村水仓的发现，为浦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2022年，为了展示水仓文化，刘竺通往黄源的村口边建起了水仓文化公园。

乡贤会结束后，我一直在思考，作为村里的乡贤应该尽点什么责任，就如陈书记特别赞赏的乡贤、刘竺村两个因——现任岩头镇党委宣传委员陈笑俊、镇幼儿园原园长鲍雪云。她们利用工作之余回乡之际，为村里做了许许多多好事。是的，作为出嫁女，她们把出生地当作自己的根，并以此为荣耀。那么作为客居他乡的我们，如何为家乡做好“培根”“护根”“荣根”工作呢？如此，也让我感到“乡贤”两字的沉甸甸。